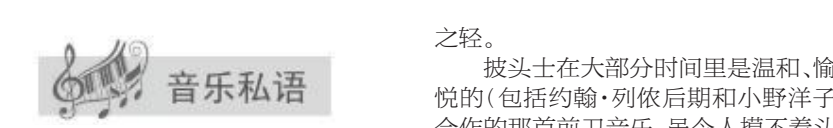


摇滚精神实际真正要表达的是“自由选择”,或者说,任何艺术的生命力来源之一一定是“自由意志”。

## 摇滚精神

□维愚



今天我们聊一聊 The Beatles(披头士)。

披头士在中国终于有版权了。从1960年出道,63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时隔五十多年,披头士乐队全部作品首次通过合法渠道登陆中国。

当我们说起中国摇滚时,我们说的是崔健,是万能青年旅店,但不是五月天和华晨宇。前者与后者间有极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歌卖得比前者好。没错,我不打算抨击“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虽然我的确这样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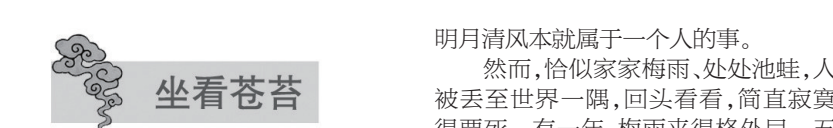
摇滚算什么,披头士算什么,平克弗洛伊德算什么,齐柏林飞艇算什么,不就是音乐吗?中国人怎么做不出音乐呢?荆轲在易水河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腔调太摇滚了,比披头士早了两千年,高渐离筑一曲弹毕,够约翰·列侬投胎转世几十轮。你看,我说的是“摇滚精神”。脱离精神的艺术都是行尸走肉,好比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级趣味都是空中楼阁。前者不难理解,后者其实表达的是差不多的诉求。要把艺术搞得高山流水,闻者动容见者落泪,却半点屎尿屁见不得,繁衍是肮脏的,死亡是腥气的,这样说来尘世间重要的事不如下水道的死鱼,能放在阳光下曝晒的只有轻飘飘的琐事,生命不可承受



没有诗人的棋盘与灯花,我在幽幽暗暗的音乐中敲击键盘。期盼所致的兴奋,一点点冷下去,直至索然无味,也怪不了谁。

## 夜听梅雨

□江 徐



住在城郊,日子就过得接地气。

进入梅雨时节,整个世界就像被一只家猫伸出舌头,在手掌心一舔一舔,湿嗒嗒,黏糊糊,微温又清凉。雨歇的片刻,可以听取蛙声一片。

一入夜,天不动声色就黑了下来,雨往往在这个时候停歇,然后蛙声蜂拥而至。听起来,窗下仿佛有一大方池塘,落了一天雨,有点浑。池水上涨,几欲溢出,灌进庄稼地里的沟沟渠渠。养了一池塘的蛙。那些蛙,叫嚣得很,齐刷刷不约而同地,昂首挺胸地,呱呱呱,呱呱呱。白天到来,它们不知缩到了哪去,一只都不会让你瞧见。

事实上,窗外并无池塘。窗外有的是邻居种的茄子、芸豆,正开紫色的花;土豆的花有点像水仙;橙色丝带打成蝴蝶结的番茄架,架下的小番茄犹如婴儿般一天一个样地疯长。

每年梅雨季节,我都会想起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在等人?此人又为何有约不来?这些疑惑,已不得而知。雨,已不再是那时的雨,蛙,也不再是那时的蛙,闲敲棋子落灯花的生活场景更是遥远得犹如童话。有人认为,“敲”字乃点睛之笔,静中取动,刻画了人等待朋友而不至的烦闷与焦躁。对此,我不能苟同。雨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下着,瓦楞片片,雨声沥沥。谁若在梅雨时节蜗居乡野外,谁便知道,白天下雨时,蛙根本沉默不语。

遥想彼时赵师秀宅了一天,坐了一天,等了一天,友人最终放了鸽子。作为等待的那一方,从起初的有所期待,到后来的百无聊赖,从早晨的正襟危坐,到向晚的漫不经心。即便失望,也未必有多大吧?

这样的天气,你来或不来,都是一样的喝喝茶,翻翻书,发发呆,睡睡觉,又能做些别的什么呢?正如李清照所言,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也算是另一种良辰美景,不可辜负。你来,无非多了个人扯会淡、下会棋。更何况,

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下意识地吊紧把手,身体往车一侧倾斜,似乎只有这种姿势,才能避免翻下悬崖的可能。

#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车轮上的行囊”之二十二

□黄俊生



### 心在路上

一个人,如果在水泥森林里待久了,身体会在潜移默化中产生麻木感和疲惫感,某部分细胞将处于沉睡之中。如果你过段时间做一次远足,在旅途劳顿中释放麻木,那么,你沉睡的细胞就会被激活。

这就是我喜欢浪迹雪域高原的理论支撑。

我喜欢雪域秘境,是喜欢那蓝天白云下的悠然宁静气息,喜欢高原反应带来身体撕裂般疼痛的快感,喜欢漫长岁月沉淀下的神秘气息,喜欢那一物一景流淌着的令人目眩的感动。

不过,未曾想到的是,我第一次横下心踏足西藏雪域高原,是站在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山口眺望国门时决断的。那里,海拔将近5000米,我却没感到不适,这无疑给了我很大信心。

于是,我的西藏秘境之旅,就从新疆叶城县219国道新藏公路零公里里程碑处启程。时间:2013年10月13日;驴友:老木、水哥、老龙。

西藏处于“雄鸡”版图小腹部位,是人类最后一块圣洁的净土。进藏的线路有许多条,但真正可通车的通常只有八条,分别是:

318国道川藏南线。从成都出发,途中翻越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越过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

317国道川藏北线。起点成都,在西藏那曲与109国道接线,这条线荒凉而开阔,寂寞而自由,淳朴而粗犷,少数民族风情浓郁,人文景观丰富;

109国道青藏北线。与青藏铁路平行,起点在西宁,中途翻越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5320米的唐古拉山等垭口,途经可可西里,跨越沱沱河,风景变幻无穷;

唐蕃古道青藏南线。始于西安,经过西宁、玉树、类乌齐,接317国道到拉萨。当年,文成公主从唐蕃古道西下,去拉萨与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等不及,顺唐蕃古道东进,至青海倒淌河把文成公主娶到手;214国道滇藏东线。是条“活着的茶



冬天的时候,别人家的楝树站在田野上,远远望去,很像一株大盆景。这时,我想起爸爸说过的“楝树头上晒真经”的事。楝树的树冠,很美,很匀称,能够晒得住书。

## 楝树

□低 眉



### 草木物语

他们没告诉我,就把楝树剥倒了。我像自己被砍了一只手一样的难过。我坐在前院,一个人。想象他们使短锹用力刹在楝树根上的样子,我哭了。到底他们刹了多少次,在它身上,一棵树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只留下一个坑。很快这个坑也会被新的泥土填满。仿佛这棵树,从没在院落里长过。

我想起爸爸给我说过杀牛的事。说到最后,爸爸的心充满了怜悯和柔情。为什么轮到树身上的时候,爸爸就没有了对牛的那种怜悯和柔情呢。唉!一棵树,怎么可能不生来就是为了被打成家具呢?我不想告诉爸爸,他砍掉了从小陪我长大的树,我也感觉到疼痛。

我的楝树,高高的,笔笔直。有腿子把粗了,黑色的树皮,泛着青光。“九楝三桑一棵槐,要用黄杨转世来。”爸爸这样跟我讲,是说楝树成材快。它确实很快,妈妈把晾衣绳扣在它身上,绳子都陷进去了。不过,妈妈每年都会解开绳子重新扣,她也知道宝贝我的树。

一个人,一棵树。出生,成长,枝叶交互。真奇妙呀!正好那一年我出生,正好我爸爸栽了一棵树。正好我学会了自己吃饭,

马古道”,从昆明出发,经过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进入西藏芒康、波密、林芝、拉萨;

丙察察滇藏西线。从大理北上,在怒江和高黎贡山之间接续318国道,因自云南丙中洛进入西藏察瓦龙和察隅,故称“丙察察线”,这是条观景与探险交融的线路;

中尼公路。是西藏唯一一条国际直通公路,从拉萨经樟木口岸直通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而219国道新藏线,穿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脉,翻越5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16道冰山达坂、44条冰河、数百公里无人区,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天路。这条路,比戈壁荒凉,比月球寂静,却有着无比雄浑的奇丽风光。

在天路零公里处,我们兴奋地与里程碑合影留念,想起新藏公路上一段著名顺口溜,“行车新藏线,不亚蜀道难。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喘气真是难”,心里忐忑不安。又想起“老驴子”的豪言壮语“班公湖里洗过澡,界山达坂撒过尿,死人沟里睡过觉”,心里又充满期待。

早上9点出叶城,向南朝着昆仑山出发,准备用10个小时完成360公里行程,晚上歇脚三十里营房。可是,才离开叶城几十公里,就被军警联合检查站拦住了,原因是,山上正有演习大部队回撤,库地达坂至大红柳滩道路白天封闭,仅许军车通行,其他车辆下午5点才放行。我们傻了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乌灯瞎火地在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间的悬崖绝壁公路上赶路,摸着黑冒着风雪,翻越“鬼门关”库地、麻扎、黑卡达坂,行路的艰难与危险陡然增加几倍。

我们犹豫了,是继续前行,还是掉头返回,这是个问题。老木把车开到戈壁滩深处,企图偷偷绕开检查站,被发现追了回来,气得警察把我们车牌照都撕了。一位佩中校肩章的军官慢声慢气地向我们解释说,库地达坂到三十里营房路段很险,道路事故频繁,前几天,两位小战士驾车,拐弯时避让老百姓车辆而翻下悬崖,连尸骨都找不到,两条鲜活的生命啊,让我们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呀!请理解吧,也是为你们的安全着想。



正好它张开了自己的树荫。我坐在树荫下,楝花落下来,不声不响。飘在空中,慢悠悠,好像时间停在了空中。楝花落在人的头发上,好闻得不得了。这么的安静,梦一样。“楝花飘砌。蔌蔌清香细。”多么安静,多么慢。

“楝树头上晒真经。”爸爸对我说着这样的话。我问:真经为什么要晒?为什么要晒在楝树头上?爸爸不回答我这些问题,只给我讲唐僧取经的事。他说如来佛给唐僧的经一开始的没有字。后来又给了有字的经,被沙和尚挑散了,弄湿了。在楝树头上晒干的。我去上学堂了。我的树,有碗口般大了。渐渐地有盘子般粗了,身上的皮又糙又皱。小学毕业我考了全丰利区第一。我的楝树,树荫现在有几个筛子那么大,盖住了整个场院。家里在前院起了新房,我仍是在后院的树荫下睡午觉。睡完一个暑假,我就去丰利中学念书了,寄宿。一个星期回一天。打这开始,我就没多少时间注意我的树。

不注意不等于心里没有。唉。我师范毕业了,没能继续念书,国家分配我回乡下,做小学老师。这是十九岁时的事。妈妈不再跟我说:“看!你的楝树多么壮!”我的楝树真的很壮了,它特别肯长,撑得皮都裂了很多口子,打一张桌子绰绰有余。爸爸喊舅舅来说要伐树的时候,根本早就忘记,它是我的树。这种事我怎么好跟爸爸讲?我是小学老师了。我想要一张书橱,妈妈给我去木匠家买了。楝树他们说不想给我用,因为楝树叫苦楝,是苦的。

我很不想他们伐树。宁愿家里没桌子。也宁愿自己没书橱。可他们还是把它剥倒了。我的心,很疼。除了疼,我也没别的办法。毕竟我都已经工作了。我不好意思跟爸爸撒娇,说我的树就让它一直长着吧!掉了几滴泪,写了一首诗,我在渐渐地忘掉这件事。冬天的时候,别人家的楝树站在田野上,远远望去,很像一株大盆景。这时,我想起爸爸说过的“楝树头上晒真经”的事。楝树的树冠,很美,很匀称,能够晒得住书。要是别的树,恐怕就晒不住了。

舅舅把楝树打成了桌子,放在明间屋。

来人,吃茶,讲经,谈话话儿,都在这张桌上。我有时会绕行,有时却靠近它。仿佛它并未死去,也不曾离开。我能感受它活着的气息。摸它的纹理,像摸一个亲昵的人皮肤。一棵树倒下了,一张桌子站了起来。有时还是那棵树,有时却只是一张桌子。